



三生酒 神仙醋

完美
典藏版

JINRCHI
WORKS
今日痴
作品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JINRICHI
WORKS

今日痴
作品

三生酒，
神仙醋

完美典藏版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生酒, 神仙醋 : 完美典藏版 / 今日痴著. — 青
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 3

ISBN 978-7-5552-4368-7

I. ①三… II. ①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1101号

书 名 三生酒, 神仙醋 : 完美典藏版

著 者 今日痴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李文峰

装帧设计 苏 涛

照排设计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18

字 数 23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368-7

定 价 36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古风仙侠

CONTENTS
目录

前 传	1
第一章 如魔似幻的新生	8
第二章 风月情痴若即若离	33
第三章 除魔之行	55
第四章 情敌来了	79
第五章 冥府中秋会夜宴	103
第六章 喵喵喵，猫来了！	129
第七章 梦醒	153
第八章 天界的重逢	179
第九章 傻子夫君	211
尾 章 追问三生，情不重不生婆娑	237
番外一 姣姣的烦恼	263
番外二 吃醋	274



前传

我带了一身的伤回酒窖，垂头丧气的。小狐狸不声不响地跟在后头，眼光似乎能从我后背剝出个洞来。小样儿的，身上胎毛都没褪，脾气便这么大，这往后可如何得了哇。

路边的那些个低等的仙、不入流的妖见了我，哧哧发笑。

几个素质不甚好的还当面指指戳戳：

“那酒娘，便是酒窖专酿黄连酒的那位，一重天出了名的破落户。”

“倘若问一重天哪个最不修边幅，非这位莫属，连性情极好的酒酿仙子亦是无法，训了数次，这位仍旧不肯好好穿衣服。”

“啧啧，穿衣服不喜欢扣扣子……”

“啧啧，一个姑娘家整天捋着袖子露胳膊肘儿……”

“……听说被祇莲帝君打出来了，不知是因为什么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好吧，我碧止，一重天最低等的仙、一个小酒娘，今儿干下一宗丑事。

三重天上的祇莲帝君纡尊降贵到一重天主持佛道论法会，我搅黄了人家的场子，还没脸没皮、色胆包天企图色诱祇莲帝君，帝君一怒之下，便将我乱棍打出来了。

天知道，我冤哪。虽说这祇莲帝君确实是个百里挑一的美男子，可还不至于让我到色迷心窍的地步。今日这宗公案，完全是由一颗不扣的衣纽与一截胳膊肘儿引发的误会。

须知这酒娘差事是件体力活，服饰统一高领盘扣，不比那二重天上管跳舞弹

琴的仙娥，身上就缠条绸带，清凉清凉的。虽说这衣着保守自有保守的好处，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仙气不易外泄，积年累月还能少修炼几年，可我嫌弃这最上面的一粒扣子勒着脖子，于是便解了；至于挽着袖子，那是因为干活方便。这色诱一说，真真是无中生有。

之所以闯到祇莲帝君瑞气千条的仙驾下面，不过是想问问帝君他老人家，究竟是他家哪一个这般缺德，留了阿寒这个种却不管他的死活。可是我话没说完，便给打出来了，仙家无情哪。

嗯，忘了说明，祇莲帝君是九尾天狐一族的君上，小狐狸阿寒的同类。

说起阿寒，不得不回溯至三百年前。

当时正逢我天劫，九九八十一天的应劫差点让我魂飞魄散。师兄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已不知道在一重天边境大红崖上昏迷了多久，怀里死死抱着一颗玉石质地的蛋。

这颗蛋吸收日月精华，昼夜以我的仙气滋养，十二年后，竟孵化破壳，孕育出一头白色九尾天狐来。

一出世，小崽子便拿毛茸茸的小脑袋拱我，奶声奶气地管我叫娘，差点儿令我泪流满面。

小家伙，你碧止姐姐还是个未曾嫁人的大黄花哪。

且不管如何，从抱了那颗蛋那时起，教养这个小东西仿似成了冥冥之中的天命。我为此只差把心操碎，自问这操心程度可以培养出一头温驯娇憨、举世无双的可爱小狐狸，偏偏事与愿违，这小家伙越长越愁人，脾气也越来越孤僻，隐隐有向冰山发展的趋势。自他一百岁不笑了之后，我时常忧伤望天。

天界分三重天，越往上，品级越高。这一重天是整个天界最不入流之地，仙、妖混居。我在天界只有一个熟人，那便是师兄。

师兄生得俊俏，仙越修越好，只人品一样却越修越缺德，说话刻薄，最喜爱做的事情便是拿捏我的痛处令我伤情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每到一重天他便说，一重天出来的仙、妖有三气：灵气、霸气、匪气，师妹身上虽半点灵气也无，但这匪、霸二气，端的璀璨夺目。

他比我早飞升了几百年，如今已在三重天的天枢星君麾下混了个差事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而我却沦落到一重天这等仙、妖混居的地方，做个最下等的仙。酒娘这个工作，还是托师兄走的后门。只要提起此事，我便觉仙生四大皆空，眼

前一片黑暗；而师兄照例要捶胸顿足、热泪盈眶：“师妹，师兄知你屈居在这一重天心里憋屈，可你也不能三百年如一日，酿出的酒都是苦的啊。你让师兄在那酒酿仙子面前，如何挺胸抬头？”

所谓黄连酒，便是由此而来。开始还有几个不信邪的过来品尝，下场便是一口全喷了出来，很快整个天界都没人愿意喝我酿的黄连苦酒了。

整整三百年，我酿的是酒，倒出来的是纠结。

曾经忍受不住恳求酒酿仙子给我换个活计，被师兄知道后很是臭骂了一顿，恨铁不成钢地批评我说：“你傻不傻啊，知不知道隔壁做荞面神仙饼的因为饼做得太好吃，铺前排起长龙，只好没日没夜地做饼，最后竟至呕了血。如今没人来喝你这酒，你不是乐得清闲嘛！”

我仔细一想，可不如此嘛。果然还是师兄道法高深，看得通透。

只是这闲虽好，闲得过了，又是个病根。只要想起我那无人欣赏的苦酒，我便惘然不已，愁苦万分。

我还记得那一晚正对月抒怀，黑暗里一个声音问：“这里可是酒窖？”

我虽看不清这位仙使的模样，但从他周身散发的浩渺紫气，便知定是一位尊贵上神，我岂有不讨好奉承之理。

那位上仙说：“既是酒窖，便斟一杯来。”

这真真是三百年来，我听到的第一声天籁！

我在原地挣扎了一下，思考着“给上仙喝我酿的酒”与“讨好上仙”之间是不是存在必然的矛盾。最后跃跃欲试的心战胜了说不可以的理智，我斟了一杯据说堪比胆汁的黄连酒，屏气敛息地放到上仙面前，心怦怦直跳。

上仙垂头啜了一口，我的眉尖便跟着一耸。

不愧为上仙，竟然没有像一般仙僚那样吐出来。就算只一口，已令我激动万分。

再然后，我愕然地睁大双眼，看着上仙复又垂头，轻啜了一口。

上仙他老人家……不觉得苦吗？

这真真是三百年来，第一个奇迹啊！

这狂喜又辛酸的感觉，让我心潮狠狠起伏，傻在原地。而上仙在黑暗里亦是默然，一点儿一点儿优雅地喝，直至一杯见底。

清风拂面，虫声唧唧。

很久之后，我醺醺然，有些找不着北地俯身过去，想问上仙是否再来一杯，出口却成了：“滋味如何？”

上仙沉吟了一下，那声音在夜风里说不出地清冽好听：“这酒是你酿的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嗯，苦得很。”

待我回神，上仙已乘着清风消失无踪。

上仙的诚实着实让我沉郁许久。原本以为他不会来了，没想到几日之后，他又出现在黑暗之中，又是默默地喝完一杯酒，再悄无声息地离去。

某一夜，我卧于甌桶之上正呼呼大睡，给突如其来的存在感惊醒，猛睁眼发现在广寒宫脉脉辉光映照下，一俊美男仙赫然立于眼前，但见他身体微微前倾，眼光灼灼，似有千言万语。

竟是那位喝酒的上仙。

先前在黑暗里只听上仙之声，又见其身形高挑颀长，便隐隐觉得是位好看的男子，只万万没料到正面会是这么好看，骤然间还离得这般近，我一时便有些控制不住胸腔内那颗心，扑通扑通撞大钟似的撒欢。

再联想到上仙这阵子的奇怪举动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竟觉得，上仙他，似乎对我有那么点儿意思。

只要想起当时我竟产生了那样的绮念，我便想一头撞死在山洞前。

事因今日看到的祇莲帝君，赫然便是那位时常过来喝酒、认识了将近大半年的上仙！而我也真真丢人，面对仙驾上高高在上、清冷如月霜的祇莲帝君，竟神经搭错线地想上前理论，还是理论那么不靠谱的问题。我完全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觉得阿寒的受遗弃应该由一族之王的祇莲帝君负起责任，还理直气壮，振振有词。

神兵们挥舞着兵器拖我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御座上的祇莲帝君往我的方向望了一眼，那一眼的冷意，像一桶冰水，生生将我浇个透心凉。

究竟我那晚是病了还是眼瞎了？竟从祇莲帝君冷漠的脸上看出脉脉含情来，还为此很是窃喜了一番。会错意便罢了，还错得如此离谱！

我悔不当初，羞愧欲死啊！

待师兄过来瞧我，我已在自己那间小竹屋里没日没夜地睡了三天。

师兄说：“你倒真睡得下，如今连那蟠桃园内的树蛾子都知一重天出了个女流氓！这件丑事暂且放一旁，我只问你，你是看中了祇莲帝君哪一点？”师兄竟说得一脸沉痛。

我开始抹泪，因睡过了头，眼泪有些止不住，柔肠百结状对师兄说：“师兄莫再说了，如今我一脑门官司，又悔又恨，难以自处，就连这小东西，”我一指地上的小狐狸，“亦三日不曾理会我了。”

“师兄倒是很想搭理你，只是来了两次，有人总睡得像猪一般。”师兄一脸抽搐，看起来很有暴打我的冲动，最后只狠狠叹息了一声，“你也不想想，你一个品级低下的仙冲撞了祇莲帝君，打几棒子便能揭过吗？唉，何时才能改改你这散漫性子！”

师兄这最后一句，成功唤起了我的忧患意识。等他走了，我便陷入无比苦闷之中。

待到半夜，我鬼使神差地又来到往日与祇莲帝君见面之处，心想，祇莲帝君啊祇莲帝君，我虽做事鲁莽，可你白白喝了我半年的酒，见面竟连一句话也不待我说完，便遣人撵了我，毫无情面可言，忒不仗义。罢了，我碧止也不是什么小气之人，今后还如从前一般待你便是，你，应当不忍心再惩罚这般委曲求全的我了吧？

可祇莲帝君没来，我吹了半夜的风。

隔夜，明明告诫自己不可再去了，可不知为何，到了那个时间，我又管不住自己的脚，只是去之前变成了赌咒发誓：哼，他若敢再出现，我定然不假辞色，好让他明白，一重天的碧止虽混得不好，可心气高得很！

结果，我又灰扑扑地吹了一晚的风。

第三日，师兄过来，没了往日从容的样子，一见面就问我：“你究竟怎生得罪了祇莲帝君，竟惹得他这般恨你，把状直告到天帝案前，一定要把你罢下凡间？”

“啊！”我真的惊住了。

“天帝可准了？”

“唉，准了。想必旨意很快便下来。我央了天枢星君到天帝面前求情也无用，便先溜过来瞧你，提前说与你知晓。”

天帝啊天帝，你老人家忒不英明了！

这一回我倒是哭了个结结实实，扯着师兄的袖子满心惶恐地问道：“师哥，那，天帝他老人家有没有说我何时才能回来？”

师兄摇头，伸手拭了拭我的泪水，突然把我抱住，沉声说：“师妹，最不济重新修炼便是，师兄一定会帮你。”

我泣不成声：“问题是那刻苦清修、背诵术咒法则的日子，我是一日也不想再过了啊！”

祇莲帝君啊，小仙不过不小心冲撞了你一下，你有必要这么赶尽杀绝、睚眦必报吗？！

我这冤比天高、比海深，血泪一腔。

师兄走后不久，便有一位司刑法的星君领着天兵来到竹舍，宣读天帝的御令，果真是要将我罢下凡间，末了还问我可服。此时我已深深陷入一种叫自认倒霉的消极情绪之中，不可自拔，焉有不服之理？

只是猛一回头，看到小狐狸蹲在门框一旁，木愣愣地望着我。

我瞬间像被当头打了一棒，心房紧缩，猛抱起小东西一通乱揉，说：“我已央了酒酿仙子与师兄好好照看你，你莫乱跑，姐姐总会回来的。”

司刑星君便押了我，竟是朝那西方昆仑天宫而去。

历来罢下凡间的神仙，皆是从那南天门推下，仙界通往凡间的路只此一条，没听过还能从昆仑天宫过去的。我一头雾水，想问一问，可那星君酷得很，不理不睬。

腾云驾雾之间即到昆仑之墟，昆仑天宫在紫霞明灭之间殿宇重重，宝相庄严。一名垂眉老君走了过来，朝我打拱道：“仙姑往这边请。”我给这位看起来品级不低的仙使弄得发蒙，这这这，他朝我行礼作甚？

垂眉老君将我们带至一处仙障缥缈的大殿，我猛地一抬头，看到殿门中央书写着“天机镜”三字，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偏偏一时想不起来。

我正自愣怔，面前忽地白光大起，我下意识地遮住了双眼，余光看到自己的身体迅速消失在那束强光之中。

我便这样下到凡间。

奇的是，除了一身蹩脚的法力被封印了之外，我对那段仙界的记忆并没有消失。

这一时期，凡间隐匿在红尘深处、被那凡夫俗子称为“仙人之乡”的几处

高山重镇，求仙问道者众多，时时有奇人出现，渐渐自成派系。又有那邪魔外道，蠢蠢欲动。

我附身在一名十六岁少女身上，睁开眼，便泪流满面地发现，自己倒在荒郊野外，挺着个大肚子，竟是名孕妇。

也不知怀的是哪家男人的孩子。

罢了，有幸能在本仙姑之凡体上落胎，算这娃儿一段造化。

待生下那孩子，稳婆抱着哇哇大哭的婴儿问我，要取个什么名字。我脑门灵光一闪，说，便叫阿寒吧。

然后，自那之后又是好几年。

某一天，我又遇到了祇莲帝君。可那时他显然不认识我。



第一章

如魔似幻的新生

1

人界，四年后。

云海仙山之中。

这座山，可真够高的。

本仙姑得把脖子仰酸了，才勉强看到那巍巍尽处，雾罩金顶，气吞苍穹。又有那十分灵气，果真是修仙问道的洞天福地。

这座山叫嵯峨山。应了“好山好水有神仙出没”这句话，千万年前有位老神仙一游至此，一眼相中，选了最好的一处山头，开坛收弟子，创立了神霄派。

老神仙的弟子，在世人口中，自然也都是神仙。

于是，千万年后的今天，山上住着很多神仙。神仙们皆能御剑飞行，天气好的晴天，若有那黑压压的一群大鸟飞过，保不准便是神仙们踩着剑在飞。

神仙们有意避世，深藏不露。久而久之，连山都沾了神仙的脾气，于那巍巍群山之中渐隐渐深，凡人不得窥见。

然而我毕竟不是凡人，这山再深，也挡不住我一身仙气。可为什么山这般高！沿石梯拾级而上，仿似能攀爬到天上，待到了半山腰，纵是神仙也三步一喘，仙汗淋漓。

因前些时间恐吓我儿，要将他抱到深山老林让那老野狼叼去做儿子，孰料小东西听罢竟是不屑一顾，甚伤我心。大概是近几年本仙姑做人做得不怎么成功，在我儿面前毫无威信可言。

只是过了些日子，见我频频有上山的动作，小东西方始有些慌了神，不经意

便露出些警惕神色来，想到害怕处，小爪子便紧紧抓住我的衣襟不松手，颇为依恋，一改平时冷冰冰的样子，这才勉强让我享受了些许天伦之乐。

约莫是报应，小东西现下趴在我后背上，手臂快把我的脖子勒断了，怎么劝都不松手。

我正懊恼间，自那半山处蜿蜒石阶咚咚咚跑下个十几岁大的光头孩子，一头扎进一丛光秃秃的树冠下，双手托腮，半天不动。

小光头的脸说不出地怪，待近些才看清他竟长了两条白眉毛！再顺着他的眼光一看，好家伙！你道什么让他这么投入，敢情是树枝上长了一串红色果子，鲜艳诱人，直把小光头馋得哈喇子流了一地，眼神那叫一个如狼似虎。

半炷香后，本仙姑以身上半包椒盐炒豆子为代价，成功地与小光头交起朋友。

我此番上山，自然是拜师学艺来了。因有半包椒盐炒豆子的情谊，小光头推心置腹地对我说：“这位小弟弟要求艺，自然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姐姐你的话……恐有些困难。”

他塞了一嘴豆子，盐花沾了一腮帮，咕哝道：“我们神霄派收女弟子很严格的，掌门师尊闭关不管事，现在当家的是师尊座下五大弟子。你若要入门，须得五人同意。可是——”

小光头用他那十三岁的脸叹了口气八十岁的气：“单是五师姐那一关就过不了。五师姐不喜欢女人，特别是像姐姐这么漂亮的女人……”小光头面上带红，羞答答地道，“姐姐生得可真好看。”

我凡间的肉身这副模样，顶多算得上清秀，与在天界时的样子相去甚远。对着这一脸菜色，平时我连镜子也懒得照。难为这小子睁眼说瞎话还表演得忒真实。

“更何况，大师兄与二师兄不合，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件事。大师兄心眼小，因为二师兄仙术修得比他好，便处处针对。二师兄点头的事，大师兄必定是反对的。”

“姐姐瞧着真是合我眼缘，可惜来的时间不对。二师兄外出没有回来，不然我倒可以到二师兄跟前替你说说好话。”小光头挺了挺胸脯，“我是二师兄的侍剑童子。”

呃，所谓的侍剑童子，是帮他“二师兄”擦剑的？

临走前看小光头兀自对着那串果子流口水，我好心提醒了一句：“这物事生得奇特，恐是什么邪物，你还是忍着别吃的好。”

小光头惊异：“二师兄也是这么说的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好嘛，既知是邪物，还这副馋相，我这是多此一举了。

过了半山，石梯往上之势平缓了些，中间经过三岔合流的净莲池，再往上是洗剑阁，从洗剑阁穿过长长的索桥，对岸雾霭重重，正中矗着一个天门，正是小光头所指点之处，神霄派重地——嵯峨金顶。

正是清和好时节，当空片片飞云点缀，衬得四下空明寂寂。常听说这山中岁月比俗世间来得长些，连那流水亦是幽幽。

我牵了儿子的小手缓缓前行，心下忍不住疑窦丛生，莫不是小光头诓我，四处竟没一个人影？

蓦地感觉阿寒使劲推我。因本仙姑自认还嫩得很，死活不让他叫娘，他只好叫我：“阿姐，避开！”

与此同时，半空一道悲愤欲绝的声音响雷般炸起：“坛妖！快还我五师兄来！”

一柄明晃晃的剑已到阿寒后背不足半寸处。本仙姑顾不得文雅，抱着儿子就地连打两个滚，方避开锋芒，惊出一额冷汗。

半空跃下七八道人影，一色青色长袍，长剑带穗。

“哪里走！”剑网又当头罩下。

我此时法术尽失，只好护了儿子伏在地上做投降状。七八柄剑齐齐架在我肩颈上，剑气凛冽，再偏一分，岂不削了本仙姑的肉去！我万分紧张道：“诸位壮士，剑下留情啊！我们不是什么坛妖！”

“咦，师兄，不是方才那抱坛子的妖怪！”一个说。

剑略移开了些，七八人满面狐疑。看形容是辈分不高的弟子，我趁势起身解释，前些日遇到一位道长，便是这位高人指引，我们姐弟俩才寻到此处。

我又递过道长留下的引荐信，众人七嘴八舌地询问那道长的模样，面色倒是缓了下去。未几只听当中一个唤道：“四师兄来了！”

一角扎眼的白衣自天门后一个须弥座上一跃而下。

不知为何，眼熟得让本仙姑眼皮直跳。

左眼跳灾厄！

我只瞄了一眼那片衣角，当机立断摁着儿子的头连同自己的，以生平最羞涩的姿态深深地埋下去。

上方传来咯咯笑声，白衣男人笑得别提多风流含情了：“你，把头抬起来。”

本仙姑扭扭捏捏半天，心想这下完了。

2

真是冤家路窄。

事情的缘由得从山下讲起。

因我有个嗜好，是未飞升前积下的习惯了。每到一处，喜好将各处的玩意儿，无论是吃穿用度的或是其他，只要看上眼的便将其买下。日子久了，竟玩出些挑东西的心得。此次受贬至凡间，生活无以为继，想起以前的玩耍，我心血来潮，便当了身上一些值钱物品，做起女人家的小买卖来。

没多久生意竟做得红火。

人间的那点富贵于我而言，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因此目前虽勉强算是个富人，但逢修桥造路积德之事，钱银出得起的从不含糊，行事却是低调惯了，每日荆钗布裙过日子。

那日正是我第三家胭脂铺子开店的喜日。

我照旧是一身朴素，路人甲状随那些挑胭脂的女人进了铺，听她们叽叽喳喳论脂粉成色。

突听外面一阵喧闹之声。

几个娇酥软糯的声音做那打情骂俏情状，一个说：“就随他去！倒要看他能否挑出适合各位姐姐妹妹的来！”

一阵嘻嘻哈哈，半晌，帘子撩开，进来一个花里胡哨的男人。

说这男人花哨，绝对没半点冤枉他。

他一身镶银边的白衣，腰饰金带，头顶珠冠，冠上缀着两支虎斑玳瑁凤蝶，还插了根大红的翎羽，也说不清是什么鸟的毛，甚是扎眼。

这人一进来，眼波流转往铺子里头扫了一圈，颇有那风流情态，引得姑娘们羞红了脸，眼光都不往胭脂那儿瞧了。

一时店中静了下来，耳听他打着手中的折扇，嫌一遍店里的脂粉，浅红有

些淡了，桃红又有些俗了，又与我雇来的掌柜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诸如某姐姐的脸色偏暗了些，要用什么颜色提亮；某妹妹的脸盘瞧着大了些，要怎么涂抹加以遮掩。二人言笑晏晏，颇为欢愉。

我捏着胭脂盒子略走了个神，手里头的东西便给夺了去，一张脸距我的面门不足一寸，虎斑玳瑁凤蝶的蝶翼在轻轻颤动，红翎毛从我眼前晃起一片彤云。

真是不能再扎眼了。

“姑娘，你肤色白，挑这个朱红色的，不适合。须挑这种浅点的……这个不错。”他又肆无忌惮地冲我上看下看，一边看一边叹息不已，频频摇头，“姑娘这模样原本还生得不错，奈何这妆容忒随意。你这头巾，唉，也只有那四五十岁的老妈妈才戴！”

我还未发作，我家儿子已两眼带煞地从后面推了他一把。

男子诧异地回头，大概是想问我儿摸他屁股作甚，但又见阿寒挨在我身畔，小脸上一片面无表情，寒浸浸地望定了他，一时也哑然。

估计一会儿后，这男子也觉出跟个小孩叫板的幼稚来，颇大度地笑了一笑，瞧着看呆的众人，用眼神勾勾这个，调戏调戏那个，风流得不行。我那没出息的掌柜点头哈腰地陪衬在一旁，面色出奇地难看。

本仙姑则站在后头，直忍得差点内伤。

那天有幸站在后头的人，一个个见识到眼前衣饰华美、风度翩翩的白衣男人，屁股蛋左右正中间，印着俩鲜红的小手印，随着他走路一颠一颠的，风情万种。

那自是阿寒抹了胭脂印上去的。

我若知道此事会导致今日的拜师失败，当日无论如何也不会从后门偷偷溜走。

事因今天这个师，我还真非拜不可。

确切来说，拜师这个念头，是我五天之前才兴起的。

那晚天上无月，厨子做了顿合嘴的夜宵，本仙姑不免吃多了些。饭后为了消食，我便携了儿子的手，四下走走。

我得承认错误，明知道自己儿子长得俊，就不该在那乌漆抹黑的夜晚，往那乌漆抹黑的外边走。

只在河畔走了七八步，四下蛙鸣，扑面而来一阵凉飕飕的阴风，刮得汗毛四

起。有抹刺眼的红衣一晃而过，接着响起小女孩咯咯的笑声。

我猛一低头，险些吓得心跳停止。

一个扎着辫子、穿着红衣红裙的小女娃凭空出现在阿寒面前不出三步的地方，手中捏着一串冰糖葫芦，也不知道捏了多久，糖霜已经融化，红色糖浆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滴。小女孩脂粉厚重的脸上挂着阴森森的怪笑，黑洞洞的眼死盯着阿寒，道：“哥哥，吃一颗冰糖葫芦。”

阿寒神色木然，眼睛连抬一下都没有，伸腿，连人带冰糖葫芦，一脚踹开。

一脚之下，阴风大起，四面八方都是小女娃哇啦哇啦的哭声。

“小哥哥，为什么不吃女罗的冰糖葫芦？为什么踢女罗？好疼……”

我仙根仍在，一眼看出这女罗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情急之下，摸出随身带的自道观求来的灵符丢去，抱了儿子便往回跑。

这妖物厉害，灵符还未触及她的身体，已化为灰烬。

红衣女娃一口黑气便吹开，伸长了手，固执地来抓阿寒。

“小哥哥……女罗喜欢你，跟我走吧……”

我松开儿子，嘱他快跑，双臂一拦，用身体牢牢箍住女娃。哪知这妖物气力奇大，没几下我便不支。阿寒跑开了几步，却是往路边去，找了根手臂粗的短棍赶回来往女娃身上砸，砸得女娃眼泪鼻涕一块流了下来，眼见要变得面目狰狞了。

本仙姑至今仍忘不了当时微妙的心情。

说这女罗吧，虽然是个妖物，但身体形容是个两三岁的小女娃，脸蛋长得甚姣美，妆虽化得厚了点，身上衣衫虽艳了点，不过一张小嘴“哥哥”“哥哥”地叫，竟有几分引人娇怜的味道。可我儿这几棒子砸得、方才那一脚踹得，眼睛连眨都不眨，忒狠。

本仙姑含辛茹苦三年，为何养出个一点儿也不像自己的儿子呢？

我本来就摠不住女罗，这下子她给砸得益发疯狂了，更加摠不住。我正在暗暗叫苦的当儿，面前砰地闪过一阵金光。

女罗尖叫了一声，身体蓦地消失了。

我心有余悸地抱住儿子，一名道长从暗处走了出来。

这道长，便是指引我们来嵯峨山的那个。

道长说：“好险，近来这女妖四处寻俊俏小朋友，只消答应她吃一颗冰糖葫